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 
第三十八回 遇良辰新人無下落 恨前事門客設計謀

話說伴媽由均祥那裡回來，到了葉家，只得照那均祥的話對葉開泰說了一遍。開泰道：「這事如何可行？我的良辰吉日早已看下。現在忽然更改，也不是平常小事，怎麼能行？」隨即叫人去喊王瑤，說道：「媒人是你做，如今忽然要改日期，不是拿人作耍？你代我前去同夏均祥說，務必明日要人抬回。如果無人，莫怪我不看面情。」王活嘴接住道：「此事要有話頭，均祥不能更變。讓我先去一遭，就可曉得。」說了，叫了兩名轎夫，乘了上去。一刻工夫，已到夏家門首。內裡家人見活嘴已來，忙的把他請到書房，報知均祥。均祥見了活嘴，放聲大哭。

說道：「王哥，此事如何得了？承你盛情，想出這個法子，把華家那裡弄平定了，以為可以無事。那知晚上不知不覺舍妹與丫頭不知去向，叫我怎的對得起葉家？特地約你過來，代我設個法兒，好將此事混了過去才好。」

王瑤聽了這話，也是吃驚不小。搖頭道：「這事怎的當得住？仍須要忙速去找。葉家用了這許多的錢，尚還事小；惟他以人為重，沒有人交出來，怕是擔代不住。我只好暫且告別，莫擔誤了你們尋找的工夫。」說了，一人氣不出言，即走出書房，上轎而去。

均祥到了此時，知道不得過去，只得自己又坐了轎子，來到大同縣內，見了洪鵬程，托了此事。求他轉求葉開泰寬限幾天，等找到了，然後再行選日迎娶。洪鵬程那裡肯去？說道：「小弟為你們兩家的事，用了許多的心力，方才辦了。體難道不知這底細麼？令妹既然心不甘願，也該早為防他，方是道理。怎麼被他走了，還不曉得閩門之女夜半私逃，這是什麼體面之事，仍到我這裡來求情？這事不能過去。但此事你們有約在先，我不過成全其事。隨後怎的。只好你兩家自去面談。」說了，站起身來，舉起茶杯送客。均祥又碰了這釘，連一句話也回答不出，只好把心耐了過來，拼著打官司用錢。想了一回，也受急，也傷心，只得仍回家中著人去請王瑤，預備送他些銀錢，好求他轉圓。

那知王瑤回到葉家，一路上想道，這小夏平時刻薄萬狀，我代為了這件事，又弄了幾千銀子，先前還說道，等後來說成功了，他就載絕不提。今日出了這事，不在此上弄他的錢，更等何時？想定了這主意，轎子已到葉家門首。下了轎，一直來至開泰的書房。開泰見了他回來，忙問道：「怎的說法？」王瑤道：「人心實在難知。小夏是個哄騙，把少爺的聘禮騙了過去，忽然將人藏了起來，反說他自己逃走。此事誰能信他？顯見他又將妹子許了與別人家，這銀錢是被騙的了。外人聽見豈不羞殺！少爺的一個妻子反為別人娶去，用了銀錢，仍然落空。就是老大人曉得了，少爺也不得安然的。這明明是均祥欺我們無力辦他，用些假話來哄我們。此事如何行得？少爺到要自作主，就於今日要將話說定，明日就是吉日，誤了喜期，有一世的不順遂。」

正說之際，門口又進來報道：「洪大老爺來拜，有要話面談。」葉開泰被王瑤說了這一番話，即急得暴跳如雷，說道：「小夏你不把人送娶，不叫你認得我，也不叫葉開泰了。」聽見洪鵬程又來，正是要請他發作。忙的說道：「有請。」家人答應了出去，早見洪鵬程進來，見葉開泰怒容滿面，知道他已經曉得此事，忙答口道：「這豈不是荒唐麼？我看此事斷不致於如此，定然別有原故。只剩今日一天，不將話說明白，如何行事？」

王瑤道：「既然是父臺，即求父臺親去一趟，以利害說知。使他悟醒過，免得彼此反臉。這不是明明欺人麼？將妹子藏起，騙人家的聘物。」洪鵬程因是葉開泰的事件，回不過去，只得忙急的到了他家，照看王瑤所說的一遍話，硬說他將妹子藏了起來，預備另受別家之聘。

均祥到了此時，滿肚苦楚說不出來，只得求洪鵬程代他說情。洪鵬程見了這般光景，曉得難說，只得仍然回到葉家回信，求他自己辦理。葉開泰這一聽，豈能罷休？加之王瑤從旁撮弄，叫他到府裡去請劉用賓，提均祥到堂押交。開泰聽了這話，甚是有理，隨即作好了紙，來到府中。就將這番話說與劉用賓得知，求他忙即照辦。

不然我就寫信進京，稟明家父，也是要求世伯費心的。

劉用賓本來與葉槐同年，補這缺時，又全仗葉槐的力，此刻見開泰有了這事。自然滿口答應，說道：「世兄且請回去，明日只管發轎到夏家娶人，等至飯後，他還拒將人送出，那時本府就立刻捉他，此刻出了公事。若他醒悟，復將妹子與世兄迎娶，豈不是又多此一舉？上下耽擱也不過一天工夫。他若知時務的，也就轉圓了。」

開泰見他說下這話，甚為有理，只得拜託了幾句，就回家與王瑤說知。王瑤道：「話是不錯，只是有一件先要防備。小夏不是好人，怕他見事不妙，私自逃走，到何處擒他？不如今日先將他抓住，明日娶到了沒事，娶不到人隨即交與大同府，免得誤事逃脫。」開泰就信這話，又叫過一個家人，拿張名帖到府中，說聲就求他今日捉人。

家人答應下去，這裡仍然預備桂燈結綵，好娶新人。

且說均祥見洪鵬程來過，說了些利害，請王瑤去，活嘴又不來，心下急的坐臥不安。想了一會道：「我妹子逃走，害我到了此時想不出法來。不如我也逃走，過了一兩年之後，等葉家另娶了別人或我家妹子，我家妹子找著，然後再行回來，豈不是好？所有母親等均是女眷，諒他也不能奈我怎樣。想畢也不開口，等到晚間取了幾百銀子，裝了一個包裹，一人不聲不氣瞞了眾人，方要開門逃走。那知劉用賓在衙門接著葉開泰的名帖，求他趕緊就辦，怕夏均祥逃走他處。劉用賓只得依著他的意，派了三班到他家門口一帶防備。」

此刻夏均祥自己負了個包袱，方才出了大門，早為府差看見，上前抓住說道：「我們府大老爺要你前去。」說了已圍上幾個，將他困住。均祥看見了他上來，知道是葉家的，打算要想回頭也不能夠。只得跟著來至府內。劉用賓因他是夏國華之子，留他些面子，將他迎進書房勸說他一回，叫他不可存那壞心，將妹子亂嫁人家，騙人錢財。均祥為他說得無地可容，欲想分辯也辯不出來。

到了次日，葉開泰也不問青紅皂白，就一早抬了一乘花轎至夏家門口，定要娶人。趙夫人看見兒子一夜又未回家，女兒又要逼著招娶，這一急，哭得死去活來，只要尋死。好容易到了飯後，葉家家人在門口一帶打聽，知道瑤雲真是逃走，想亦無益。只得將轎子仍抬了回去。

葉開泰這一氣非凡之怒，說道：「我用了幾千銀子，不能娶不到人。」仍然到了府內，請劉用賓審問。劉用賓只得升堂，將夏均祥帶出說道：「本府看你是世家子弟，不肯傷你面子。原想你改換心腸，將妹子交出，仍是好好的親眷。你竟將妹子藏起，另字人家，難道沒有國法，聽你亂行的麼？」說了就叫禮房上來，先打他五□下手心，問他招也不招。禮房答應了一聲，即將均祥伸出手來打了五□下。均祥那裡吃過這苦，打得大喊連天，放喉大哭說道：「晚生實不敢作荒唐之事，妹子確是私自逃走。太守不信，容訪是了。」

劉知府冷笑道：「你倒會巧辯。你怕本府不知道你的行為？既然肯改把葉家，你就不肯再更字別個麼？若不從重究辦，世間婚姻皆變亂了。」

均祥聽知府說了此話，明明知道他是為華家貧苦才安頓葉家。照此看來，又是騙了葉家的錢財，把別人家去了。欲從辯白，只奈前番事件打了自己的嘴，只得在堂亂哭。劉知府道：「你這刁頑東西，用這苦計前來哄人，你的妹子究在何處？若不從實招來，本府就要用刑了。」

均祥聽見格外著急，說道：「就是將晚生治死，這事也是一起疑案。妹子真是逃走，總要求太守成全。」說了只在地下磕頭。劉知府見他如此，也見可憐。莫非他妹子不甘願嫁與葉家，果然逃走也未可知。我且將他看管起來再說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